

壹战国齐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我在新郑当

阴阳眼作品

守陵人

开封皮影人 太原掘子门 湘西赶尸匠 盗墓世家重现江湖
人头祭塔 人形皮影术 缩骨术 失传多年的盗墓绝技破棺而出
有大贼盗墓 必有高人守陵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战
国
金
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在新郑当

眼
作
品

守陵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新郑当守陵人 / 阴阳眼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4

ISBN 978-7-5057-2331-3

I. 我... II. 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8294 号

书名	我在新郑当守陵人
著者	阴阳眼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一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31-3
定价	2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我在新郑当
守陵人

—
目
录
—

- 第一章 奇怪的玉符 / 1
- 第二章 巡山将军 / 9
- 第三章 盗兽墓獾 / 18
- 第四章 百毒虫养穴 / 28
- 第五章 古墓初探 / 42
- 第六章 甬道祭台 / 55
- 第七章 祭台染血 / 63
- 第八章 干尸武士 / 72
- 第九章 陵中墓室 / 82
- 第十章 鲛人长明 / 94
- 第十一章 墓下之墓 / 113
- 第十二章 阴瞳初开 / 123
- 第十三章 离魂幻象 / 134
- 第十四章 寄生怪虫 / 145
- 第十五章 血头虱 / 160

- 
- 第十六章 韩王石棺 / 169
- 第十七章 战国金尸 / 181
- 第十八章 祝融神杯 / 200
- 第十九章 九死还阳 / 211
- 第二十章 汗血人身 / 218
- 第二十一章 无头将军 / 226
- 第二十二章 虫王现世 / 237
- 第二十三章 青海燹王 / 253
- 第二十四章 神秘地宫 / 266
- 第二十五章 再下地陵 / 277
- 第二十六章 六丁神将 / 288
- 第二十七章 惊见黄河龙 / 300

我在新郑当

守陵人

目录

守陵人

第一章 奇怪的玉符

第一章 奇怪的玉符

我原来并不知道我会走上这条路，而现在我几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守墓人，过着阴阳颠倒、黑白不分的生活。在别人入夜熟睡的时候，我却独自一个人行走在陵墓和坟穴之间，看磷火点点，听狐鸣枭叫，有时候或跟着那个面色阴沉的老苗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新郑郊外的草丛深陵之间徘徊，直到东方发白，鸡鸣霞红，才哈欠连天地向学校走去。我可以在凌晨四点亮之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回到位于 SIAS 的我的宿舍，美美地睡上一个时辰，然后忘掉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故事，精神抖擞地去上课。

有时候想想真的很不值，我交了大把钱是来这个中原小城上学的，却没想到阴差阳错成了一个守陵墓的人，要是我父母知道了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可是我还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不仅仅是名义上文物管理部门古陵巡逻队的义务巡逻员，而且在邂逅那个老钟以后，还肩负着不为人知的使命。有时候想想，我这个才二十一岁的大学生肩负这么重的责任是不是有点儿过分。我问老苗，老苗摇摇头，他向来话少，在文物局工作了将近三十年，他十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一起在陵墓之间巡视，可能昼伏夜出的习惯已经让他很少与人交流。但是我从老钟头那里听说过他的事迹，他不仅亲手抓住过不下三位数的盗墓贼，同时他还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能力，这也是老钟让我跟他搭档的原因。说起老钟，我对他是爱恨参半，恨是因为他让我成了一个与孤魂野鬼打交道的人，爱是因为他无意中揭开了我的一项特殊能力，这也是他把我强抓进巡逻队的原因之一。这个老钟是个神秘人物，虽然在文物管理部门职位不高，却颇受人尊敬，据说在当地政府中相当有影响力。这个老家伙两鬓斑白，眉头深沟浅壑，虽然平常都是眯缝着两眼，但是猛然张开双眼之际却是精光四射，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我当年栽在他手里的原因之一，其实后来想想我如果能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能糊弄过去，可是我手里的蛟纹分金错无情地出卖了我。走到这

一步，一半是因为我自身的好奇和无聊，另一半是我有那么一点点仗义。

我是个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而且对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尤其感兴趣，这点不像我爸，也不像我妈，他们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数学教师，都习惯用数字来管理生活，而我则喜欢天马行空地自由想象，尤其会在黑夜里想象自己和许多传说中的人物交谈，爸妈每次撞见我对着黑夜自言自语时都非常着急，怕我精神出问题，就把我的事情告诉了在老家的爷爷。结果我爷爷听说了我的故事反而非常高兴，大老远从老家赶来非让我跟他回老家，学习什么搜神术。我老爸老妈一着急，就把我送到了郑州大学 SIAS，让我受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以免跟爷爷一样成为半仙。

结果，不送来 SIAS 还好，送来 SIAS 后，我算彻底背离了父母的期望，完全走上了一条他们想象不到的道路。而事情的起因恰恰是因为我们在学校正在建设的工地上发现了一块玉。那是一个变异龙的形状，经常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看到这种造型，猪头蛇身，无角，鱼鳞。后来老钟才告诉我那是战国时期郑国武士所佩戴的一种护身符，象征勇武。他坚持说这是一种陪藏品，而我却一口咬定是在建筑工地上捡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捡的，因为这是我 SIAS 里两个同好历史的哥们儿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东西。

那两个家伙神神秘秘地找到我，出示了这件东西，当时我也很好奇，就带他们到炎黄故里祠堂附近的古玩店让人鉴定，没想到，老板误认为我要把东西卖给他们。结果一刻钟后，老钟就带着两个穿制服的人开着车把我们接走了。等到了老钟办公室，那俩哥们儿彻底蒙了，话都不会说了，就我还有点儿自控力，一个劲儿地辩解。老钟一拍桌子说：“少胡扯，你们学校在建设之前我们都进行过文物勘探，现在施工的面积内能挖出来文物我头揪下来给你当球踢。”我也傻了，回头看给我东西的那俩家伙，两人也全蔫了，眼泪都快吓出来了。我脾气也上来了，抓住桌子上的水晶镇尺也是猛地一拍，也大着胆子问了一句：“那你说我们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谁知道老钟不但没有生气，他盯着镇尺看了一会儿，又仔仔细细看了我一会儿，反而嘿嘿笑了起来，接着问我：“小伙子，娄土狗是你什么人啊？”我愣了一下，心里开骂：娘的，老子姓娄，可是也不土啊，干吗叫我土狗，你才是土狗呢。不对啊，我又没说他知道我姓娄啊。老钟见我不说话，沉吟了一下说：“娄开鼎是你什么人啊？”这下我老实了，低声说：“是我爷爷！”

我心里想，这下好了，有我爷爷的熟人了，说不定事情有转机了。谁知道老钟却让警察把那俩同学带走，然后关上门以后用更大的嗓门对我说：“想不

到啊，娄土狗的家传手艺还后继有人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是韩王陵的陪葬品，是韩王灭郑后的战利品，这东西只有墓穴里才有！你敢盗你们学校那座韩王陵，哼哼，你等着坐牢吧！”

“韩王陵？您老人家不是忽悠我吧，就学校那点儿地方，我还不知道哪里有什么陵墓，王陵这种东西都有明显的地面标志，再不济也有一个大土堆。”土堆？我突然愣在那里，一丝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老钟似乎知道我想到了什么，两只小眼里全是得意的光芒。“难道？”我发出了一个疑问，还没等我说出来，老钟便点了点头：“你猜得不错，的确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韩王陵，确切来说是诸多韩王陵中较小的一个，也是学校里比较让人瞩目的地方，”老钟一副老猫戏鼠的优越感，“说说吧，小伙子，你把你爷爷教你的那点东西用到歪处可是不应该啊！”

我又蒙了，这跟我爷爷有什么关系啊，他也没教过我东西啊！

看着我一副疑惑的表情，老钟笑了，“小子，你手上戴的耳鼓链是不是你爷爷给你的啊？”我惊讶地看着我手上的手链，心想这老小子怎么知道这啊？我点了点头，一脸迷茫地看着他，老钟更乐了。“小子，你脖子上应该还挂着一枚铜钱吧？”我依然是木然地点头。“拿来给我看看！”他伸出手来。我突然醒悟过来：你丫凭什么指挥我啊，凭什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

“呵呵，老娄家的都还挺带种啊！”老钟笑骂了一句，伸手向我抓来。我压根没看清怎么回事，贴身戴的那枚辟邪铜钱就到了他手里。我刚想跟他急，却发现他仔细端详着这枚铜钱，眼睛里竟然带了一点潮气。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娄土狗啊，没想到啊，我们竟然又这么见面了！”

紧接着发生的事更让我目瞪口呆，他拿着那枚铜钱竟然哭了起来，那么大的年龄的老头跟个小孩子似的抽抽搭搭的。哭完后一抹鼻涕对我说：“给你爷爷打电话，就说你把窑子捅漏了，叫他来补洞，带上四十年前的老毛毡！”我大概知道，这老头肯定跟爷爷认识，交情还不浅，于是就顶了他一句：“你叫我干吗，我就干吗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干吗叫我爷爷来啊，有什么冲我来，我全担下来！”老钟惊奇地重新审视我一下，突然笑了：“你担？你担得起吗？恐怕你爷爷来也不一定担得起，告诉你吧，你们这回麻烦大了！”

老钟笑够了就安稳地坐在大班台后面，不住眼地盯着我，直到把我盯得心里发毛，才冷不丁问我：“你听说过盗墓贼吗？”

“盗墓贼？”我心里一哆嗦，回想起来老家有些入经常戏称爷爷是“半仙”，而这个老家伙，刚才一个劲儿宣称我用爷爷教我的技术来拿到了这个玉

佩，而这个玉佩又是所谓的陪葬品，难道，难道，爷爷曾经是个盗墓贼？

我的疑问好似摆在了脸上，老钟头瞅见我一脸惊悚的样子，忍不住得意扬扬地笑起来了：“小子，知道怕了吧？”我低下头，嘴里嘟囔着说：“我爷爷是盗墓贼也是解放前了，对，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了！”我仿佛为长辈找到了一个解脱的理由，两眼放射出惊人的光芒。

“哈哈！”老钟仿佛笑岔了气，“小子，你爷爷可不是盗墓贼，另外，你爷爷在旧社会那会儿年龄还小呢，不过，你太爷爷可倒是在盗墓这个行当里大名鼎鼎！”老钟啜了一口茶，看着我一脸好奇的期待表情便一板一眼地给我讲起来我从来不知道的家族史。

我太爷爷曾经是享誉黄河两岸的木匠，打的家具不仅经久耐用而且雕龙画凤，很有几分艺术特色，放到现在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艺术家。此外，我太爷爷还爱好研究古籍，曾经仿照古籍的设计还原了传说的一些器具，有人曾经亲眼见过他做的木头大雁在天空中飞了将近两个时辰。于是，出了名的太爷爷成了黄河两岸的“活鲁班”。乡下的地主豪绅嫁女儿、娶媳妇都要亲自上门求我太爷爷打造一套精美的家具，拥有一套太爷爷亲手打造的家具成为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我家就在太爷爷的一双巧手下逐渐殷实起来。可惜，太爷爷却有一宗毛病，就是这个毛病，差点让我们家倾覆，而太爷爷也间接地因为这个毛病而溘然长逝。

其实说起来这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太爷爷酷爱看戏，用旧时的话说就是票友。可他这个票友太过痴迷，能追着一个戏班子跑几十里，常常为此把家丢下。看就看吧，可又迷上了人家戏班子里的一个花旦，那时候太奶奶也已经有孕在身，可是，为了看那个花旦的戏，太爷爷竟然从黄河南追到黄河北，一跑十几天，把人家订做的家具也丢在那里，人家货主天天上门催，气得太奶奶直抹眼泪。可巧的是，那个花旦在西安演戏的时候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军阀，那个军阀一怒之下要花旦第二天在冰天雪地中穿夏装唱折子戏。当时正是三九寒天，刚刚下过大雪，一出折子戏最少要一个时辰，这分明是要人命的差事。当下，班主就和花旦商量要连夜逃走，可花旦杏眼含泪说，跑能跑过汽车、子弹吗？为我不能连累大家。结果，一班人相拥而泣。正在大家悲悲切切之际，太爷爷跑到了后台说，这有什么难，交给我，明天我去找那个军阀，保准没事。班主说您老就别逞强了，我知道您手艺天下第一，可这不是打家具啊！太爷爷呵呵一笑，附在班主耳边如此如此说了一番，班主听完后一脸惊疑，太爷爷一拍胸脯说听我的没错。

当下，班主就按太爷爷的吩咐给太爷爷准备了全套家伙，太爷爷又找了几个帮手和裁缝，在戏班驻地叮叮咣咣忙活了一夜。

第二天，太爷爷就跟着一台四人小轿来到了督军大人的小院，督军拥着姨太太，围着火炉隔着竹帘朝外看。就见小轿上下来一位袅袅婷婷的佳人，身披轻纱，眉眼如画，就靠着那小轿开始咿咿呀呀地唱起了《贵妃醉酒》，不一会儿天色阴沉，竟然又飘起了鹅毛大雪，那花旦依然不紧不慢地唱将起来，丝毫不见寒意。大雪纷飞之际，那花旦身披薄纱动作却依然是行云流水，不见半点停滞。那督军也是一个莽人，一见此情景也是大为佩服，吩咐副官烫了热酒送给那个戏子暖身子，谁知道那副官去了半晌便狂奔而回，趴在督军耳边耳语一番。督军一听大奇，手里抓了一把手枪即夺门而出，直奔那戏子。直到近前才发现，这哪里是个人啊，只是一具木偶，面上覆了皮具，身后各个关节用纤细的铁丝连着轿中，只是木偶做得太过精巧，跟真人无异，关节竟然没有丝毫的僵硬。督军掀开帘子一看，正是太爷爷手持一大把铁丝，而那花旦穿着厚皮袄，坐在太爷爷身边，咿咿呀呀正唱个不停。感情这是演了一出双簧。当时太爷爷脸都吓白了，心想这下完了！

那督军拿手枪指着太爷爷的脑袋，脸气得一阵发白，就想开枪结果了太爷爷的性命。结果一声枪响，那个傀儡却倒在了地上，身体里竟然还汩汩地流出了鲜血，原来是督军一气之下扬手之际，手枪走火打中了那个傀儡。那傀儡像真人一样做得惟妙惟肖，竟然“死”了。督军看到此情景大为称奇，细细盘问，才知道太爷爷是大名鼎鼎的“活鲁班”。而太爷爷精通机关之术，擅长制造各种器具的名声早就传扬开了。这个督军动开了心眼，当下就放了那个戏子，把太爷爷留在了府里。这一留，就是九年。

这九年当中，除了太爷爷偶尔被几个人带着急匆匆地回一次家带回来一些银元，就又坐着督军的洋车急匆匆地走了，每次在家不过半个时辰，也不曾和太奶奶说过几句话。就这样在第九年的头上，我爷爷也已经开始在私塾里上学听先生讲《列子》了。当先生讲到周穆王要杀进献“能歌善舞”的木质机关人的巧匠偃师的紧要关头，太奶奶派人来叫爷爷回家——太爷爷回来了。

太爷爷回到家的时候浑身是血，身上中了三枪却都离心脏差了那么一点。送他回家的督军副官紧紧地握了握太爷爷的手。太爷爷嘶哑地说：“大恩不言谢！”副官点点头就又悄悄地走了，爷爷看着副官离去的背影怎么都觉得那家伙笑得有点诡异。就这样，太爷爷连夜带着家人拖着伤体离开故土，来到了黄河北讨生活。



受了伤的太爷爷没挨几年，在爷爷十五岁那年就溘然长逝。在这短短几年里，爷爷学到一身能工巧匠的本领，同时太爷爷还教了他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机关暗器的制作，水银朱砂丹汞的使用，还有地下土木建筑的构造，还拿出一本八卦图让爷爷反复地记忆一些位置，并画了一幅图，要爷爷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时间一晃就过了六年，在听说中原大战中那个下令枪杀太爷爷的督军死在乱军中后，太爷爷躺在病榻上对爷爷神秘地说了一句：“外财莫贪，阴钱毋取，但是该我家的富贵也莫错过！”然后含笑而去。

在爷爷料理完太爷爷后事之后的一个晚上，一伙神秘人来到了家里，撂下了一千枚袁大头，强行绑走了爷爷。直到见到那个送太爷爷回来的副官，爷爷才明白，太爷爷为了子孙富贵，布了多么大的一个局。

原来督军留太爷爷在身边九年是要太爷爷为他造一个墓，不是他的墓，而是他老父亲的墓。不仅仅是太爷爷，督军几乎搜罗了邛山附近所有知名的风水先生、阴阳师和能工巧匠，目的就是要为他老爹的骸骨在邛山建一座汇风聚气、兴旺子孙百代的大墓。而要太爷爷做的就是为这座墓完成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建造一系列致盗墓贼于死地，奇巧连环的防盗机关。太爷爷进大墓的时候就直咋舌，里面放置的全是督军搜刮来的各种奇珍异宝，督军曾不止一次说要把这进大墓的唯一方法留给子孙，他就算不能保子孙后代掌权，也要保后代几世富贵。太爷爷这时候就已经知道怕难以活着出这督军府了，于是就偷偷把所进行的建造计划透漏给了督军副官，副官听说里面其实是督军的藏宝库后也吃了一惊，于是两个人的默契就达成了，副官在危急时刻保下太爷爷的性命，而太爷爷则把进大墓的方法交给副官，鉴于督军还实力强盛，于是相约让下一代共同来开启这所宝藏库。谁知道中原大战中督军一命呜呼，家人也分崩离析，这个秘密没有在最后时刻被交给督军的后代就随着督军一起消失在战场上。

于是在督军死后不久，那副官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寻太爷爷的踪迹。可是由于太爷爷搬了家，费了些时日，刚好在爷爷守完灵后找到了家里。那副官也假惺惺地号了几句，就连骗带架把爷爷带走了。

等来到督军父亲的墓地，副官变了脸，用枪逼着爷爷开启这座依土山而建、机关重重的大坟。爷爷无奈，只好用旋风铲探墓。他按照太爷爷的吩咐，很快就找到了主墓坑道。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墓葬，采用回字坑结构。爷爷按照八卦图的结构指示就来到了主墓室。墓室已经到了土山深处，四周全都用大

理石齐整地码在一起，连一条缝都没有。而中间则有一扇白玉石门，其实是一只形似老虎的猛兽的一张巨嘴，就那样面目狰狞地立在面前。爷爷倒吸了一口气，因为太爷爷临去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有这么一道门。爷爷有点畏缩不前，这时候副官也被自己的财宝梦冲昏了头脑，不顾劝阻执意要炸开四周的石墙。于是，其他人就远远地退出墓道，等副官炸开陵墓。可左等右等却没有动静。后来爷爷便壮起胆子带着几个人摸进了墓道，众人一看全吓呆了。炸药是爆炸了，可是丝毫没有撼动陵墓的一丝一毫，就只见一群血淋淋的人横躺在地上，全部都被剥光皮，一团团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而那副官整个身体的表层全部被什么东西活生生地给剥了下来，身下全是暗红色的血水。那副官眼帘已然没有了，只一双白眼珠上下翻滚，嘶哑的声音不住地喊：“老虎，老虎！”眼见已经是活不成了。爷爷大骇，正准备退去，却发现正门上方的狰狞兽头莫名其妙不见了，原来的大门也变了模样，俨然是太爷爷给他的那幅图中所描绘的大门。但是脚下几十个仍在嘶哑挣扎的活生生的无皮人在发出刺耳的声音，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怎么也难抵挡住内心的恐惧，于是就飞一般地逃出了陵墓。

副官被活活地扒皮死在督军墓室深处，随行人员吓得魂飞魄散四散奔逃。而督军大墓是藏宝库的消息则不翼而飞，吸引了黄河南北、京津上下的盗墓贼云集邙山。

我在新郑当

守陵人

第二章 巡山将军

古语有云：“生在苏杭，死在北邙。”邙山占尽天下风水灵气，历来为天下君王和达官贵人所中意，死后阴宅也多选于此，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墓室其实已经被历代盗墓贼光顾过多次，大多墓室中几乎已是空无一物。可是督军生前也是一代枭雄，搜刮的财物不计其数，更追随孙殿英炸开过西太后慈禧的陵墓，曾经进墓大肆搜刮。于是人人传说其在老父的骸骨坟冢匿藏了大量珍宝。于是盗墓贼们活像闻到血的苍蝇，无不蜂拥而至。这其中也笑话频出，由于拜的都是一个祖师爷，招数大路相同，于是，黑夜常常有一个盗洞打进另一伙盗洞里面，两伙人竟然秉灯相遇，大家在黑糊糊的夜里竟然为了同一个事业如此巧遇也算缘分。于是两伙人就商量好分赃计划，干脆并成一伙前往。谁知道没几天另一伙盗墓贼就在主墓室前面发现前两伙人的尸体，也都是被生生地扒去了皮肤，死状极为凄惨。其中一人还挣扎着在地上写下了三个带血的“虎”字。这下盗墓贼全被唬住了，都吓得不敢往前一步。

由于盗墓贼越来越多，而这个大墓又实在是太难攻克，原本是见不得光的黑夜盗墓，变成了明火执仗。十几伙盗墓贼为了解开这个大墓的机关竟然联合在了一起，于是有人提议去寻找建造这个大墓的风水阴阳师。那盗墓贼也算勤力，竟然给他们知道了这些人的下落，在离大墓不远的的一个坟穴里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却早已经化成了白骨，但是身上携带的东西表明了各自的身份。众盗墓贼清点来清点去发现唯独少了机关匠师，这才有人知晓，原来大名鼎鼎的“黄河活鲁班”竟然生还，却无人知道其下落。众盗墓贼在墓前徘徊了数月，各种炸药、挖掘器具用尽，竟然无法跨越那墓前的机关半步。一个家传老盗墓贼在儿子侄子都死在大墓里以后一怒之下摔了家伙，竟然在墓前一头碰死。一时间震动了其他盗墓贼，人人都对这个大墓色变，同时，太爷爷神鬼莫测的机关术也在盗墓贼心里留下了阴影。时年，国难当头，倭寇侵华，倭寇带兵直逼

中原，许多盗墓贼无奈之下纷纷作鸟兽散。自此这段公案再也无人知晓，至于我爷爷则悄悄带着全家人隐名埋姓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第二年，战场传来消息，那督军的子侄没有听远在重庆的最高统帅招呼，率领自己的部队在黄河边阻击南下倭寇，三千将士无一生还，全部壮烈殉国。督军的侄子身中五十余枪，督军的大儿子力战神竭，最后高呼“勿使东夷辱中华！”饮弹身亡。壮烈悲悯之情世人为之落泪。日寇在黄河岸边悬挂两人尸体，恐吓众人。当夜，有人潜入军营，杀死哨兵，盗走了两人尸体，并安葬于其祖父陵墓之中。倭寇得知消息恼羞成怒，由一个中国通带领一个日军小分队炸开督军父亲的大墓，一是要在精神上彻底摧毁抵抗的敌后群众，二是听说墓中有大量的珍宝，妄图挖出以充军费。但是，在日军行动之前，已经有消息泄露出去，大批大批不明身份、奇形怪状的人又重新集中在了大墓周围。有所不同的是，原先这些人是为了盗墓里的宝贝，这次是要全力守护这座大墓不受侵扰。

当年事，如今忆，堪自欷歔不已。督军子侄被安葬在祖父陵后便有人守候在墓旁，可谓是：赳赳武夫赴战场，民间义士守烈冢。待号称中国通的日军中尉中井健郎被上峰指派挖掘督军祖坟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自己即将与中国北方最神秘也是平时最见不得光的一群人打交道，他们自称翻山客，也称自己为掘金穿山甲，民间却叫他们盗墓贼。

由于这座大墓实在是名气太大了，而其父子两代人遭遇又殊为奇特，当时又是在抗日大环境下，这些平常游戏常规，将世俗规矩不放在眼里的盗墓贼竟然做起了义举。有人曾经说过，抓贼最好的捕快就是贼。这话一点也不错，中井健郎虽然号称中国通，对中国知之甚深，但是盗墓一行，在中国本身就是不传之秘，由于这个行当极伤阴德，许多人秘而不宣，因此就算是中国人也对这个行当不够了解，更何况一个日本人。

中井带领的皇家掘墓队来到目的地的时候，负责探路的鬼子傻眼了。在地图上标注大墓的地方一下子出来九个大墓，而大墓竟然大体外形上面一模一样。有精通土木的鬼子妄图通过分析新土旧土来分辨出真墓所在，可是一取土槽又傻了，九座大墓的土层结构竟然也一模一样。而且在取土样的过程中又触动了不知道是谁埋藏在土里的机关阴毒。结果，第一天连大墓的影子还没找到，鬼子便送掉三条性命。

中井健郎在察看过三个鬼子的尸体后脸色阴沉，来到一个用木桩围起来的高台，他站在上面看了良久吐出四个字：“九宫疑冢！”身边的一个中国翻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一脸奴相地谄笑说：“太君，什么叫九宫疑冢啊？”

中井健郎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貌带炫耀地说：“你的，中国历史的不懂，你的，知道，谁的最大的盗墓贼，在中国？”那汉奸一脸迷茫，摇摇头。中井健郎更是哈哈大笑：“支那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怎么不被我大和所取代？中国史上最著名的盗墓贼的，是三国著名的幕府曹操君的。”那汉奸也是听得一愣：“曹操？”

“对，曹操君，著名的盗墓贼的，他手下有一支专门掘墓的部队，叫做摸金校尉，专挖帝王陵墓，挖出来的金银用来统一天下，很像我们大和，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连妇女都积极地捐献，更别说祖先了。”“那太君，这九什么疑冢跟曹操有什么关系？”

“哈哈……”中井健郎自负地笑了，“曹操君，聪明人的，害怕自己死后的坟墓也被人挖掘，就叮嘱儿子为他造了九宫疑冢，相同的九个大墓一模一样。待出殡的那天同时下葬九个棺材，这样盗墓贼就搞不清楚哪个才是真正的坟墓。”“那太君，您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坟墓吗？”翻译赶紧问，“那个自然，中国智慧之神孔明君曾说过，为将不识天文，不知地理，不晓阴阳，不懂奇门遁甲，庸才也！还好，我大日本军人都是饱学之士，只要今天晚上星星一出，我便能识别出真正的大墓！”中井健郎说完得意地扶着战刀自负地看着面前远远近近的九个大坟墓。

就在鬼子脚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洞，轻轻地探出一支精巧的麦秸秆，麦秸秆金黄精细，隐隐还在轻轻颤动。麦秸秆，由一根一根精细丝线组成，难以置信的是，长达百十米的丝线一直连至一个墓室里，另一端的开口被绑在一面鼓上，随着声音的波动鼓面轻轻颤动。本来是用来布撒硫磺药物防治虫蚁坏掉大墓的吹管无意中却成了窃听器。墓室中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山羊胡面貌清癯身材瘦小的老者不无担忧地看了一眼另外两人、轻轻地说：“小鬼子可能会看星定穴，我们费了这么大工夫造的疑冢估计要白费。”另外两个人也是紧蹙眉头，其中一瘦高个，颧骨高耸，一双吊眉，面色苍白，活像一个道人，他也很是忧心地点头：“鬼子要是按常理盗墓，顺墓道挖掘，绝对得不着好处，可是要是用炸药强行炸开，我们就束手无策了。”这时候第三个人忽地一下站起来，是个矮胖子，他一身紧缩利落打扮，两眼光彩爆射，从腰后拽出一把剔骨尖刀，恶狠狠地说：“晚上我挖一条通道，到鬼子驻地结果那王八蛋，让他到下面去王老子去看星定穴。”那瘦高道人一伸手按住他的尖刀，嘿嘿一笑：“我自从来到中原定居做了穿山甲，已经许久没有玩过老祖宗